



吾欲南通女学根本，皆成于吾张氏

□陈春华

1913年，张謇在他的出生地海门常乐镇，创办了一所女子初等小学，名为“张徐私立女子小学”（以下简称“张徐女校”），“徐”是指张謇的夫人徐端，她也被称为张徐夫人。1908年，徐端临终前曾拜托张謇：“我死后务必帮助办一所女校。”因此徐端病故后，张謇就按其遗嘱办起张徐女校。通过办张徐女校，张謇也寄托对徐夫人的思念之情。张謇曾在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流露出伤感：“今日家中祭儿母，不胜怆恸。儿在花竹平安馆设祭时，感念如何？父有志哀诗到校示儿。父之哀伤何止百端，儿知之耶？”此前，张謇已经在常乐办了3所小学，分别是常乐镇国民初等小学、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张徐私立常乐第三初等小学。

张徐女校延聘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上课，开设国文、算术、图画、手工、体操等课，学制四年。张徐女校起初学生不多，一年级至四年级合一教室约40人，不久增加到近百人，分两个教室授课。张謇每逢过年回家，总要把在张徐女校任教的老师请至家中做客，询问办学情况，勉励老师专心教好书，还帮助学校解决困难。1922年，张徐女校与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合并，校名沿用张徐女校之名，该校成为海门县第一所女子高等小学。全校占地10多亩，有房屋23间，学生来自全县各地，也招收少数外县学生，人数达200人以上。可惜抗战期间学校遭到破坏，被迫停办，后又因战事被拆毁。

张謇曾在多个场合宣传其夫人徐端为办女子教育所作的贡献。比如，1907年，他以徐端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代内子作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募捐启》，里面提道：“欲以兹事普劝我通海一方之女界，各量愿力，捐施金钱，襄助女子师范学校之建设。”因此，徐夫人1907年3月在城南别业举办女子大会，邀请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贤母、名媛、贞懿、命妇等七八十人到会，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募捐。

1910年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迁入珠圆新校区，张謇发表开学演讲时说，先室徐夫人认为“世有文明，学不可遗女子”。1913年开办张徐女校后，他在学校的礼堂和教室的前面都挂上徐端的照片。他还为该校写了校歌：“海门溯女校，常乐为始。校以私财成，张徐夫人终命志。夫人亦是女子身，惟明大义能如此。重义轻财，天不限女子。常乐女校自有堂堂史，后生后生可兴起。”此歌曲全校师生都学唱，后定为周会必唱歌曲。1913年，张謇又以徐端的名义创办南通私立第一幼稚园，园址在唐家闸。

张謇让张家的女眷带头出钱出力办女学，既是对教育救国思想的身体力行，也是为了张家留下事业和美名的举措。他在一封写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表露了这种想法：“吾欲南通女学根本，皆成于吾张氏。”他在信中对儿子说，他的母亲金太夫人之贤惠，在通海地区是有名的，幸好徐夫人能继承这种好品德，她有第一幼稚园、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张徐私立长乐第三初等小学、张徐女校等事业，足以传世。1914年，张謇的三哥张謇与侄儿仁祖（张謇之子张敬孺），用三嫂邵夫人的遗资开办常乐张邵高等小学校，同年张謇的姨太太杨氏也捐资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空地建成南通私立第二幼稚园（又名张杨私立第二幼稚园）；张家的妇女能“向善而慕德”，他感到很高兴。现在他希望张孝若的母亲（即张謇的继室吴夫人）能举办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属的女子育蚕习所。如果资金不够的话，他来帮助，大约1000元上下，他让张孝若先跟他母亲讲一下这件事。

如张謇所愿，他给后人留下的事业仍在福泽一方。如果说直到今天，南通的基本教育依然走在全国前列，南通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那么一定有张謇以及张氏家族当年的功劳。（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张南通与沙如皋：金榜题名鸣天下

□彭伟

很有声望的古人，姓名常常被生地、任职地代替，名为“地望”，以示尊敬，像韩昌黎、柳柳州、王临川等等。时至近代，通如地区也涌现出两位声望极高的乡绅——张謇（1853—1926）和沙元炳（1864—1927）。张謇是清末状元、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南通近代化的第一功臣；沙元炳是清末进士、实业家、教育家、诗人，如皋近代化的第一功臣。因此，两人是当之无愧的“张南通”“沙如皋”。

张南通与沙如皋，过从甚密。他俩是合资人，创办实业；他俩是同路人，兴办教育；他俩是文友，诗来歌往；他俩是医患，沙元炳为张謇诊治。无论事业的广度，还是诗文的高度，两人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乡梓。究其缘由，两人的科举出身，非同一般。张謇、沙元炳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同科：前者是状元，后者是进士。两人同乡同榜高中，成为文史佳话，还留下不少实证。

去岁末，如皋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先后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通张謇博物苑拍到《光绪二十年大金榜》（复制品）。此榜为金底黑字，张謇、沙元炳的大名，赫然入目，真是金榜题名。两人高中，十分不易。榜前书有短文，兹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二十年四月廿一日，策试天下贡士陶世凤等三百十四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故兹诰示。

文末钤有满汉两文印“皇帝之宝”。高中不易，仅阅上述文字，便见端倪。

“陶世凤等三百十四名”说明历经数年大小考试，最后进入殿试的考生只剩下314名。陶世凤在会试（殿试前一轮）中，考中贡士时第一名，因此大名入文。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仅有三人，既状元、榜眼、探花，张謇考中第一名状元，榜中清晰地写有他的名字及籍贯：江苏通州人。同榜还写有：第四十七名沙元炳，江苏如皋县人。沙氏成绩为第50名，属二甲赐进士出身。陶世凤仅取三甲第一百四十名，只是赐同进士出身，不及张謇、沙元炳。不过他们都是国家栋梁——“皇帝之宝”。无独有偶，南通师范曹炳生老师向我提及：他在北京国子监参观时，目睹一块石碑：“甲子科题名录”。此碑也有上述短文，但是仅刻张謇、沙元炳等人名字籍贯，未具体排名。

关于张謇考中状元，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894年，即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恰巧张謇考得第六十名，“得头彩”，被慈禧太后点为状元。如此一说，张謇初次排名，还不及沙元炳。南通历史上另一位状元胡长龄，名字寓意甚佳：胡人高寿，引得年过半百的乾隆龙心大悦，被点为状元。这是史实。又有张謇考取贡士六十名，及甲子科二甲第六十名张琴也姓张，以至于坊间对于上述“故事”深信不疑。

事实上，赏识张謇的“伯乐”是翁同龢。掌故大王郑逸梅《南通状元张季直》“争状元一席的内幕”及其余相关书文记载，光绪甲午科，风云际会，除去张謇、沙元炳，还有熊希龄、郑师孙等多名，竞争尤为激烈。殿试共有八位阅卷大臣。其中张之万、麟书、李鸿藻，无论资历，还是地位，还要优于翁同龢。四人对于状元人选，更有青睐。张謇的主要对手是李鸿藻激赏的沈卫。为首考官张之万认为张謇考卷字迹干枯，没有福泽，人必老迈。其年张謇已过四十。翁同龢挺身而出，说服李鸿藻，力推张謇，又有放言：沈卫丧母，庚寅补入殿试，如成状元，新科没有龙头，实在不妥。张謇终为状元。

如同张謇，沙元炳也是翁同龢的门生，且有私交。查阅《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在甲午年三月廿四日，翁同龢写道：“两门生来见，其一沙炳元也”（应为“沙元炳”）；四月初四又记“见门生数人：新复试一等阮忠枢，壬辰沙元炳、佟文政”。四月廿一日殿试，即在殿试前夕，翁同龢至少两次见过沙元炳。翁氏评卷，是否帮过沙元炳，如今已难考证。不过不用考证的是，沙元炳排名50，不及张謇，但时年30整岁，还算年轻。同门情深，同名金榜，张南通与沙如皋，由此名震海内，又结下深厚情谊，为日后两人携手合作，埋下伏笔。



蝶恋花 袁建摄

因为菜花，我爱上了金子

□低眉

菜花是苏中平原最美好的事物。灿烂清澈的花朵，在平原上的春天里燃烧。纯金的火焰，浮现明澈的面颜。火焰之上，净如琉璃的蓝天空，像观音的侧颜。

妈妈总把油菜花叫菜花。印象里，不止妈妈，周边人家都叫它菜花。我不知别处的妈妈们，是怎样叫菜花的。我们这里，菜花是油菜花的专称。叫一声菜花，它盛开的样子立刻来到眼前。春天的原野上，菜花盛开，烂漫到无边。菜花的心里，没有格子，没有线，心无旁骛。菜花们的灵魂，鱼贯而出，盛放在天下。盛开，只有盛开，全心全意地盛开。真是一个好世界啊，天真，一塌糊涂。

因为菜花，我爱上了金子。

“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我不想这样。最难画的是菜花。亦静亦动，动亦是静，静亦是动，静也难画，动也难画，而终于竟是动静两不知。平原上的春事，进行到如火如荼，人在金色的花海里迷醉，大太阳照在头顶，人魂花魄皆释放，浮现在花海上，交心。幽香阵阵，动人心魄。恍惚间仿佛看见菜花轻翕，似乎又没有，疑心花瓣可是照进了人影子？天底下的事物，可还有比菜花更纯净，更清澈，更烂漫，更天真的了？花田里的人，亦已花化，人魂花魄交相映。

这样的菜花，如何画？

在我，人世的美好，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因了菜花。牡丹使我自卑。虞美人背负了虞姬凄惨的深愁。荷花远在水中央，使人亦只是暗恋。菊花使我焦虑。每每看它，有寒意。其余诸花，皆是家常女儿，乡野的姐妹。我和她们，只是相亲，不是相融。能使我融化的，只有菜花。

“菜花开，痴子忙。”说的大概也就是菜花的烂漫，能诱惑多情之人的诗宴。

在我，菜花还总跟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连在一起。音乐是个袋囊。替你蓄住一生的时光。发生一种情绪的时候，正好你听了一种音乐。下次再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交感神经会替你回味起那情绪。随着那种情绪的浮现，导致那种情绪发生的事件也会跟着浮现……

十八岁的时候师范毕业。在一个小学堂教书。暮春的午后，总会去镇上看我的朋友，徐萍。徐萍在丰利镇上的幼儿园教书。我们都有一条，爱音乐。

那些暮春的午后啊，十八岁的少女，窝在小宿舍听音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雨一样滴下来，滴在春天里。星光一样漫下来，漫在夜空下。秋风一样打旋，黄叶飞舞。音乐把我定住了。这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后来徐萍带给我全套的理查德钢琴曲磁带，三盒。秋风，黄叶，海滨，星空，长裙……音乐里什么都有。听着音乐的春天里，我在金色的花海里迷醉。

菜花记得我这个乡下女孩从前的模样。

菜花是一种节气。菜花开时海鲜肥。“菜花开了，来我家吃海鲜吧！”这话，挂在海边人的嘴上。

别的菜也开花的。比如青菜，它长老也一样开花，且开花还和菜花差不多，无论色

气和形相，都差不多。可是人们不叫它菜花，只管它叫青菜。开花的青菜梗，叫菜薹，某些蔬菜的长茎。

为什么青菜的花，不是菜花？为什么油菜的长茎，不叫菜薹？可能这是人们给菜花的尊重。油菜不是一般的菜。油菜开花，不是为了给人们吃。是为了结籽。菜花是有自己的特殊使命的。这样的使命，使它得到农人们特别的尊重与宠爱。在乡下，长油菜是一桩大事。长油菜也是农事的一种，是要应时而动的。

妈妈说，头年的阳历九月二十日之前，就要下菜籽。出菜苗需要湿地两三天，干地四天。移栽是在三十天到三十五天，四十天也没事。下雨天最好。瘦田要施肥。

转年三月上旬，就开花啦！收花是在清明前后。这是早油菜。晚油菜三月底打朵，四月二十五日前收花。收花就结荚，荚里有菜籽。

妈妈把菜花谢了说成是“收花”。真好。花是一个兜，它开出去不是为了空空地萎谢。花也可以收。网也可以收。心也可以收。只有泼出去的水不好收。要是什么东西都能收回来就好了。

其实油菜开花的茎，也可以吃，像青菜薹一样地吃。爸爸给我炒过油菜花。我问他好不好吃，他说好吃的。还说他在浙江就经常炒菜花吃。掐过薹的菜花，也一样会结籽。我吃了一口爸爸炒的菜花，跟青菜一样的味道。

我们为什么不吃油菜薹？我后来想通了。可能是因为对菜花的尊重。它是专门用来结籽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可吃的好东西太多了。根本就不需要去吃它。也想不起来要吃它。比如《救荒本草》书里载过的草，估计从前的人也是要到荒年才想起来吃一吃。

浙江人为什么吃油菜薹？浙江人吃菜花，也可能是临时起意。也可能是因为菜花好吃。最近就看到一个美食视频，教人涼拌菜花的。

我们为什么不吃油菜薹？我后来想通了。可能是因为对菜花的尊重。它是专门用来结籽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可吃的好东西太多了。根本就不需要去吃它。也想不起来要吃它。比如《救荒本草》书里载过的草，估计从前的人也是要到荒年才想起来吃一吃。

做花的时候，油菜赛过天仙。老了以后就不怎么样了。尤其结籽的时候，我就要绕道而行了。结籽的时候，整个油菜秆发散出一股奇怪的腐烂气息，像死亡。我能闻到。

菜花并没有死。只不再是花了。它退出了花的行列。甚至也不再是油菜。它变成了菜秆。

菜秆烧火最好。冬天的夜晚，菜秆在农人的火塘里哔啵作响。依稀中，坐在塘前烧锅的人，看见无边的火焰燃烧在原野上。这是菜花一生纯金的回响。

还有收菜籽榨油什么的，这些苦交易，就不说了。

说一个好玩的来收尾。

那时候，妈妈一直说，可以用菜籽穿耳洞，不疼的。用菜籽穿耳朵洞，据说是在耳垂上捻。一直捻到耳垂上的皮肤吹弹可破。有了耳朵洞才好戴耳环。戴耳环做什么呀？我想象妈妈拿黑菜籽在我耳朵上捻的样子，忙忙地笑着逃走了。

站台

等待的小小站台。

隆冬飒飒，全副武装的奶奶坐长椅上，戴着头盔，倚靠玻璃墙，等待下晚课的孙女，等着等着眯着了，直到孙女猛然出现一声“奶奶”将她唤醒。“奶奶，你睡着了啊！”“是啊，不晓得怎么就睡着了。”祖孙俩哈哈大笑。“天这么冷，以后可不能再睡着了，要着凉。”孙女乖顺，穿上奶奶递上的防寒衣裤，跨上电瓶车，叽叽喳喳，欢快远去。这一幕令人莞尔。关东煮，紫米饭团儿、鸡蛋煎饼，在每天这样的寒冬深夜，散发着杂糅喷香，香味儿荡漾校门口整条街道。杂粮煎饼摊子，每日传递热腾腾温馨。哧溜，滚上一张饼，两个鸡蛋，两片生菜，火腿肠、肉串、榨菜、香菜、辣酱，父亲拎着煎饼果子站台等候，儿子惊喜，“爸爸今天到学校门口接我呢！”“来，快吃煎饼，热乎着呢！”“饿死我了，好香！”父亲背上孩子沉重的书包，儿子嘴上煎饼心口满足，父子俩一前一后登上租住楼楼梯。

初夏夜风温爽，脸颊耳畔摩挲。今天母亲节，一些孩子哪，手中纷纷攥一支花儿，掩映笑靥

温婉，亲亲热热挽上母亲手臂。高中生的妈妈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人届中年，岁月染霜，历练蒙尘，今日里被自己的娃儿宠回了“孩子”。三位瘦削的父亲时常一道坐长椅上，香烟吧嗒吧嗒，唠孩子成绩，唠孩子在家里事儿、孩子的辛苦。对面站台，翘首以盼的多是陪读的，面对校门方向，三个一群、两个一组，唠嗑得纵使多么热火朝天，眼睛也是紧盯对面。小小门卫室屋外两桌打牌的男人们，也从方才的热闹即刻散了。这个时点儿，租住房里，咣咣炒着菜香，留着守候的爱的灯光，每扇通明的窗口就是一个个洋溢着的希望之光。而清晨，窗外，一件件校服T恤飘荡出了闪耀的白色风景线。

也守候在这方小小站台。城市环境建设工程美了绿化点染了风光造福了民生，也扮靓站台，深棕色亭子与两张深棕长椅，玻璃橱窗内贴着几路的各个站点儿。初夏的风儿吹拂得人微醉，硕大的树叶被明亮的路灯光照耀着，愈发新绿通透。偶尔迟到，会看到儿子立在路灯下，捧着本书，站台一绿树一路灯一少年，画面可以

家书

□海德

儿子：

你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我们十分想念你。你妈妈总在我耳边唠叨叨叨，打个电话给你儿子，问他在干嘛？我对她说，你是咸菜里加盐——闲（咸）操心。你在微信群里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厂区封闭管理的通知，一张是员工排队做核酸。你在尽自己的责，有什么可操心的？可你妈妈放心不下你呀！平时下班回家，稍微辛苦了，就昨呼呼，对妻子小孩发无名火，搞得全家不愉快。可能有时在单位遇到不顺心的事，还和领导闹点别扭，发点小脾气。从小看着你长大，你的性格我们清楚，这次辛苦了，会重犯老毛病吗？但愿不会。我想，肯定不会！

这次疫情来势汹汹，让人措手不及，幸好南通准备，全市全员全力以赴，共同抗疫。

你是一名复员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抗疫一线需要你。记住，你是在“红军团”服役的，当兵两年都被评为优秀士兵。你在装甲营当文书，教导员告诉我：有一天风雪之夜，营里要送一份通知到几里以外拉练的连队。你是班长，完全可以叫通信兵去送。你没有，你冒着狂风暴雨步行好几里，把通知送到目的地，又连夜赶回营部。衣服外面是雪里面是汗，第二天又出现在训练场上……

平时，我们讲过去怎么怎么苦，过的和现在天壤之别的日子，你总是不耐烦，嫌我们活多。你说，那是过去，过去就过去了，都是老皇历了，还提过去干什么？总觉得我们吃苦思甜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我们多提过去，希望你们年轻人不要忘本，好日子来之不易，千万要珍惜。也许是我们年龄大了，想的和你们年轻人不在一个频道上。有时，我们说多了，你就回答一句：“我都40多岁了，我懂的。”你真懂了吗？希望如此，你真的懂了，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子女是真正无私奉献的……

你回不了家。你的妻子也好几天没回家了，她是医护人员，整日整夜地坚守在抗疫最前沿，我们做父母的完全能理解。有次，我脑供血不足，住在她的病区，大家叫她“杨妈”。“杨妈”和她的姐妹们，就像白鸽似的飞来飞去，没有丝毫松懈，没有片刻安宁。她们只有上班时间，却没有下班时间。我躺在病床上，“杨妈”都没工夫来看我。她说，爸，对不起，我实在没时间来看你。我说，我知道，我都看见了，你们真的很辛苦！病愈出院，我说，百闻不如一见，你妻子上班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你没有吭声，只是